

世界文學名著

克拉維歌

歌 德 著
湯 元 吉 譯

CLAVIGO

By

J. W. VON GOETHE

Translated by

TANG YUAN CHI

世界文學名著

克拉維歌



80750260

Arbeit ist des Bürgers Zierde,
Segen ist der Mühe Preis;
Flirt den König seine Würde,
Ehret uns der Hände Fleiss.

— Schiller. —

譯者序

克拉維歌原名 *Clavigo*，爲歌德一七七四年之少年傑作。劇中情節，雖泰半本於當時瑪德里之實事；然歌德寫此劇之動機，仍不過想表示他底情場懺悔而已。（說見 II. Kurz 所作之歌德傳記中。按歌德一七七三年由 *Wetzlar* 回到故鄉 *Frankfurt am Main* 之後，曾與一女子名 *Anna Sibylla Minch* 者發生戀愛，旋即棄之。）此劇結構之佳，文章之美，藝術之高，向爲德國文學批評家所稱道，我很以有介紹此劇之機會爲幸。歌德戲曲集中，除我去冬已經譯出之史拖拉及此劇之外，其餘佳作尙多；治學之暇，當陸續介紹給國內嗜好文藝的朋友們。——浮士德現在還談不上，如果要譯，至少得有十年的功夫吧。

此書譯竟後，承沈君怡兄替我校閱了一遍，多所指正，書此誌謝。

元吉病中記，十四年四月八日於德國明星。

人物

克拉維歌 王家史官

加羅斯 克拉維歌之友

卜勘協

瑪麗亞 卜勘協之幼妹

沙菲亞 卜勘協之長妹

紀貝爾 沙菲亞之夫

布恩珂 瑪沙二人之友

聖喬治 卜勘協之友

地方

西班牙底京城瑪德里

人物

第一本

第一幕

(克拉維歌底書房)

克拉維歌

加羅斯

克拉維歌 (從寫字臺上立起來，) 這份報影響可是不小，大約所有的女子，都得給牠

迷倒了罷。加羅斯，你說，難道我底週報，不是現在全歐洲數一數二的嗎？

加羅斯 可不是嗎。像你這樣思想豐富，想像力又強，文筆又來得的人，至少在我們的西

班牙是找不出第二個人來的。

克拉維歌 且聽我說！我底希望，只是使一般人對於文學上多添一點興趣。你看，社會上

的人對於各種出版物是何等的歡迎着；就如我，現在也居然有了一點小名氣，在社會上也居然得了一點信仰。再則，加羅斯，我們說句私話吧，近來我底學問竟是一天比一天的進步了，見聞也一天比一天的廣了，文章也是越做越老練了。

加羅斯 這話固然很對；不過我覺得——克拉維歐！你不要惱我的！——我覺得還是你

從前同瑪麗亞在一起的時候做的東西，要比現在來得精采。究竟怎樣我可說不出，我總覺得你那時做的東西，要比現在有生氣，有精神。

克拉維歐 唉，加羅斯，那個幸福的時代，可惜已經過去了。你底話不錯，我那時做東西，確是要比現在來得用心。而我之所以能够一舉成名，她也有不少的功勞在內。不過凡事日久生厭，我對於戀愛這件事已經嘗够了。當我後來決心棄了她的時候，你不是首先贊成的嗎？

加羅斯 你當時再不棄了她，人就完啦。專同她們打混，生活未免太單調了。我想，現在你應該另外打打主意了吧，像這樣荒漠似的生活，實在沒有什麼意思。

克約維歌 我現在腦筋裏只有一個王室，那裏還有工夫去幹那些事，我想你當初到這

裏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沒有名氣，沒有地位，沒有家產，誰知道有我這個人？現在，居然

做了王家底史官，在朝裏出出進進，誰不尊敬我？我每逢想起這幾年來的變遷，就感着

無限的安慰和興奮。我要是沒有好好的努力，現在不還是個幾年前的我嗎？努力！努力！

要用全副的精神去朝前努力！女人，哦，一搭上她們就不知要荒廢多少的工夫。

加羅斯 你這個人真傻，這是你自己不會對付的。像我，雖說是沒有女人就過不了日子

的，可是她們並不能妨礙我什麼。我同她們從不講什麼愛情不愛情，也不爲了她們整

月的生什麼相思病；高興的時候同她們混幾下，不高興的時候丟開手就完事。我最討

厭的是那種良家女子，一搭上人就愛情嘮，訂婚嘮，鬧得不清，我看的比鼠疫還更害道。

克約維歌，你在想什麼？

克約維歌 唉，我總是忘不了棄了瑪麗亞的那件事；我負了她了。

加羅斯 這話好不奇怪。你想，人生在世，不過百年，如果不隨心所欲，快快活活過牠一生，

豈不太傻。還有那些人正當人生最快活的年輕時代，就早早結了婚，拘在家裏過那囚獄般的生活，那就更傻了。所以你當初愛上她，倒不足怪；至於和她訂婚，就未免傻了一點。幸而還沒有履行婚約，不然，真是有點發狂了。

克拉維歌 唉，連我自己都不明白，爲什麼當初既那樣愛她，後來竟會棄了她的。我還記得從前每逢同她在一起的時候，我總向她發誓，說是只等我底事業一有發展，我就娶她；可是如今呢？唉！

加羅斯 哦，未來的日子還長呢。等你底事業成了功，目的達到之後，再去找一頭富戶人家訂個親，去享你一輩子底艷福，也還不遲呢。

克拉維歌 不知道我怎會一下就把她丟了的；她底不幸竟好如毫不在我心上。唉，人底感情怎會變的這樣快喲！

加羅斯 要是永遠不變，那才教人奇怪哩。你看，世上有那一樣東西是不變的？爲什麼我們底感情就不應該變？放心得啦，她並不是世上第一個被棄了的女子；並且被人捨棄

了又找到新歡的女子儘多得很，她也未見得是第一個。我現在正想同你說句話，有位年青的寡婦——

克拉維歌 你知道我這人的脾氣是不大喜歡聽這樣的話的。要不是我自己尋上門來的事，總不容易鼓動起我底興趣來。

加羅斯 不愧是個君子！

克拉維歌 罷了，罷了。我們現在第一要緊的事，是要想法子教新任宰相來用我們。衛爾辭了印度總督底職，政局恐怕要有變動，對於我們西班牙一定很不利，不過一時也許不要緊，所以倒還不用十分着急，況且接任的格里馬底同他是很好的朋友，就是在他面前低聲下氣也不算什麼。

加羅斯 管得那些，我們不論想什麼，做什麼，只要是我們情願的就得。

克拉維歌 這原是人生底要義。（按鈴聽差上）把稿子送到印刷所裏去。

加羅斯 今天晚上還遇得見你們嗎？

克拉維歌 難說。不過你不妨再問一聲的。

加羅斯 我很想今天晚上找個方法消遣消遣；但是下午又有這麼多東西要寫，誰知道到什麼時候才能完。

克拉維歌 好了，好了，我們要不是這樣努力，也不會出人頭地了。

(幕下)

第二幕

(紀貝爾底家中)

沙菲亞

紀貝爾

瑪麗亞

卜勒協

布恩珂

布恩珂 怎麼，你們又是一夜不曾安息嗎？

沙菲亞 昨兒晚上我告訴她大哥快到了，她高興的了不得，一直同我談到十一點鐘才住，勞了點神，所以夜裏就睡不着。現在又傷心起來了，哭了一早晨。

瑪麗亞 怎麼大哥至今還沒有到！已經過了兩天的期了。

沙菲亞 不要着急，他總會來的。

瑪麗亞 （立了起來，）噯，我底哥哥！我底救星！我是何等的盼望你來呵！我差不多是記不起他是什麼樣子來了。

沙菲亞 哦，我倒還記得他呢。當爸爸把我們送到這裏來的時候，他才十三歲，一個再活潑，再勇敢沒有的孩子。

瑪麗亞 是喲，他確是一個有膽量，有志氣的人。你們不是看見他給我們的那封信嗎？信

上說的話真動人。他說如果是我自己底錯處，那末，非但得不到人家底寬恕，並且還逃不了父兄底譴責和藐視；如果我是無罪的，那末，他願竭死力來替我報仇，處置那個忘情負義的小子。唉，我想着他底話，就要發抖。他莫非快來了吧？我並不是自己怕什麼，我底無罪是可以告訴得天的。唉，我自己也不知怎樣是好了。克拉維歌，你這個冤家呵！

沙菲亞 總是不聽人底話，儘着這樣苦，看不把你自已底性命都送掉呢。

瑪麗亞 是的，我不再多說了，我也不再哭了，近來我底眼淚也好像沒有從前那樣多了。

哭，究竟有什麼用？教你們陪了我傷心，我也實在過意不去。唉，歸根到底，我還有什麼可怨的呢？當我們底義父活着的時候，我們也是享過幸福過來的。尤其是克拉維歌當時對我的愛情，給了我許多的快樂，容許比我給他的還要多。但是，唉，如今呢？只賸下了一個苦命的我。心碎了，有誰知道？就此結果了這苦惱的一生，又有誰知道？

布恩珂 唉，小姐，不要太傷心了！

瑪麗亞 他棄了我，不知道自己問心可慚愧？不慚愧？我有什麼地方負了他？——他從前既那樣的愛我，如果現在知道我爲他憔悴到這般地步，也許要爲我可憐吧？——可憐？
吓，誰要他來可憐呵。

沙菲亞 像他那種沒人格的可厭的東西，真不值得同他去計較！

瑪麗亞 不是，姐姐，沒人格我們倒不能說他。並且我們也不能因爲恨一個人，就看低他底人格。說起恨的一層，當我氣憤的時候，我確是恨他的。可是當我們前幾天在路上碰

見他的時候，我看了他那可愛的樣子，滿心的怨恨，又立刻消滅了。及至回到家裏之後，重新想起他當時挾着他底愛人走過我們面前的時候，只冷淡淡的瞅了我一眼，憤怒又不覺一齊堆上心來，就馬上拿了一把短刀，取了毒藥，換上衣服，只等着死。怎麼，布恩珂，你聽了吃驚嗎？唉，這原不過是我這麼想呵。

沙菲亞 傻丫頭！

瑪麗亞 我有時夢見他一般用了他毒了我的花言巧語向着他底新歡獻媚的時候，直恨得我想吃他底肉。可是，唉，我終是一個弱者，我不忍因為報仇而發生流血的事情。總之，只怪我們自己太懦弱罷了。唱着歌替我們心愛的人兒解悶，拿把扇子打着他們逗笑兒，一旦他們變了心，却把他們沒有法子兒。——喂，姐姐，在我們法國，如果男子變了心，女子是怎樣對付他們的？

沙菲亞 咒他們。

瑪麗亞 再有呢？

沙菲亞 再有嗎，讓他們滾蛋。

瑪麗亞 那末，我爲什麼不也讓克拉維歌滾呢？在法國既能如此，難道在西班牙就不行

嗎？爲什麼一個法國女子到了西班牙，就得跟着西班牙學？是喇，我們讓他滾吧！世上底

好男子不見得只有他一個呵。我想，西班牙底女子到了我們法國，怕也是這樣的吧？

布恩珂 像婚姻這樣的大事，他竟當作兒戲，未免太不成話了。這事就在我們第三者看

來，也覺得太豈有此理了。小姐自己，當然更是傷心了。唉，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氣憤過，慚愧過。可惱的就是我在瑪德里一點勢力沒有，爲小姐消不了這口怨氣。

瑪麗亞 當他初到我們家裏來，還不會當他底什麼王家史官，還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克拉維歌的時候，是多麼的教人愛。及至我們有了愛情之後，他爲了我，求名求利，是何等的努力。如今，他倒什麼都如願了，却是我呢！——

（紀貝爾上。）

紀貝爾

（輕輕的向他夫人說，）大哥到了。

瑪麗亞 大哥！（打戰，沙菲亞把她扶到一張椅子上坐下，）在那裏？在那裏？帶我瞧去！
我瞧去！

（卜勘協上。）

卜勘協 大妹！（向沙菲亞招呼後，急趨瑪麗亞，）哦，我底三妹！

瑪麗亞 是大哥嗎？謝謝天，你終究到了！

卜勘協 讓我先定一定神！

瑪麗亞 哦，我底心哪！

沙菲亞 你們且把神定一定！大哥！我望你鎮靜點。

卜勘協 鎮靜點？你們自己算鎮靜了嗎？看着被這場戀愛毀了的妹子，那雙哭腫了的眼
睛，那付憔悴的形容，幾個朋友一聲不作的樣子，難道我還不知道你們心裏是怎樣的
悲傷嗎？唉，你們底苦痛，我在一路上雖則已料到，但是却萬想不到你們竟會到這等地
步。唉，我底可憐的妹子！

沙菲亞 爸爸好嗎？

卜勒協 他問你們好，說是希望我能够救了你們。

布恩珂 （向卜勒協，）先生，請你許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表示對於這件事的同情。先生是一個勇敢高尚的人物，在見面時我就已覺着。現在先生很遠跑來替令妹設法，替令妹報仇，我們歡迎之餘，尤不勝其慚愧。西班牙底人會做出這種無恥的事，恐怕連我都要給先生瞧不起哩。

卜勒協 但願我在西班牙都遇着先生這樣誠心的人就好了。聽了先生底一番話，鼓起我不少的精神。凡人做事只要有決心，仗義之士原是到處都有。我並且深信西班牙朝野上下，總有不少明達之士。至於昏聩的君王，原也不多；縱使有，也只能怪我們自己底呼聲往往太弱了，不能送到他們底耳鼓裏去罷了。

沙菲亞 三妹，跟我來！你且去睡一會兒吧，看她苦的這般。（攙着瑪麗亞向裏走。）

瑪麗亞 大哥！